



马尔林斯基小说选

Marlin'sky

马尔林斯基小说选

唐其慈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据 А. А. БЕСТУЖЕВ-МАРЛИНСКИЙ: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ХУДО-
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1981) 选译。

马尔林斯基小说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

字数 367,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9\frac{1}{4}$ 插页 3

198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7,500

书号 10108·150

定价 1.55元



作者像

目 次

考验	1
别洛佐尔中尉	96
阿玛拉特伯克	212
巡航舰希望号	390
航海家尼基金	554
译后记	603

考 验

献给阿尔达良·米海洛维奇·安德列耶夫^①

……在烟斗喷出的芳香烟雾中，
酒杯宛如流星在来回穿梭，
闪烁着珍珠和琥珀般
湿润的光泽；
烟雾里呈现出普罗米修斯的火焰，
它在闪耀，它在放光，
如同不朽的霞光！

冬季尼古拉节那天，在离基辅不远的地方，某骠骑兵团的很多军官在他们喜欢的一个连长尼古拉·彼特罗维奇·格列明公爵家里庆祝他的命名日。热闹的宴会已经结束，但人们还是一个劲儿地斟着、喝着香槟酒。然而，不管客人们是多么欢乐，不管他们的谈话是多么真诚，话语

^① 阿尔达良·米海洛维奇·安德列耶夫是马尔林斯基在彼得堡的一位朋友，他参与了出版马尔林斯基文集的准备工作。

声开始疲惫无力了；而笑声，这克列奥帕特拉^①的珠宝，也渐渐融化在杯盏之中。外省的新闻都讲尽了；对晋级上即将出现空缺的美好幻想，关于各种队形的津津有味的争论，对马匹的吹嘘，乃至形形色色的祝酒（骠骑兵的想象力在挖空心思巧立祝酒名目方面自然比得上任何一种万花筒）——凡此种种都依次——令人感到厌烦了。说俏皮话的能手感到很沮丧，因为不再有人听他们说俏皮话；快活人也不称心了，因为没有人逗他们发笑。不知道是什么原故，多半是万有引力定律对舌头的作用吧，舌头一个劲儿地往上顎贴；惊讶和叹息，连同陈腐的杜撰胡编越来越少，因为威力无比的呵欠如同电光一般，飞快地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

趁这实在难得的机会，我满可以仿效可爱的俄国小说家，把一个军官的住宅作一番详尽无遗的描绘，仿佛要把它租出去似的；但我知道，这类细微的美景并不能使所有的人赏心悦目，所以我不再折磨读者，以便让他们摆脱烟雾的缭绕、玻璃杯和马刺的叮当声、对弹孔累累的门和涂满珍贵诗章和花体组合字的墙所作的荷马式的描绘，不再看见挂在墙上的图囊和马嚼铁、以及带着烛花的蜡烛和唇髭长长的影子。我提到唇髭，指的当然是普通人类的胡

① 克列奥帕特拉，以聪明美丽而闻名的埃及女皇。据传说，她为了向罗马国王安东尼证明她一餐普通的饭可以花掉成千上万的银子，便下令取来一碗醋，把耳环上的珠宝放入碗中，珠宝融化了，她将醋一饮而尽。

子，而不是鲸须。说到鲸须，如果您想知道得详细一些的话，您可以读一读出色的捕鲸家斯各莱思比^①的著作。但是唇髭的崇拜者可别以为我对唇髭有所不敬而加以鄙弃。愿大司祭阿瓦库姆^②保佑！我本人认为唇髭是一种最高贵的装饰，适合于一切热血动物和冷血动物，从三络马鬃旌节的巴夏^③直到鲟鱼。

但请别忘了，我们还没有同客人们告别就把他们撂下，这可不太礼貌。趁我们不注意他们的时候，他们之中有一半人，连心情的强大推动力——纸牌戏——都挑不起他们的兴致，已经低下头，贴住桌子边；另外一半人比较结实或比较有自制力，还坐在那儿争个不休；到底哪一种骠骑兵的披肩更漂亮，三幅的还是五幅的。突然，铃声和雄赳赳的三套车的马蹄声盖过了他们的争辩声。雪橇还在窗下沙沙作响，而斯特列林斯基少校已经出现在他们面前。

“你好，你好！”问好声从四面八方向他飞来。

“再见了，我的朋友们！”他答道。“我马上要去休假，马匹已等候在台阶旁，而我的心已经到了涅瓦河畔；我到这里来只能耽搁一小会儿：来向亲爱的命名日主人祝贺，喝上一杯告别的酒。祝你长命百岁！”他举着一杯香槟酒，转向公爵，友好地握紧公爵的手，提高了嗓门说道：“长命百岁！”

① 斯各莱思比（1789—1857），英国航海家，捕鲸船船长之子。

② 阿瓦库姆（1620—1682），东正教大司祭，俄旧教派的捍卫者。

③ 巴夏是土耳其最高级官员的称号，三络马鬃旌节是巴夏的标志。

“恳请光临葬礼，”格列明笑着答道，“我确信你一定会在我的墓前用颂词给我们的老交情来一个收场！”

“用颂词？不！这太平常了。再说，又何必颂扬一个无可指责的人呢？可是，尽管我的舌头一贯热中于吹嘘，你的愿望还是以庸俗的辞令进一步鼓舞了我。然而我不想洞察未来——不，我只向这些活着的人和还没有完全死去的人，向坐在桌子旁和趴在桌子上睡着的人致悼词。亲爱的骑兵少尉波斯维斯托夫，我先从你开始！因为在死人的王国中，落在最后的人也可能成为跑在最头里的人。安息吧，你那被罗木酒稍稍加温就热得象果酱布丁的浪漫主义想象力！想当一个谁也不能理解的诗人，你缺少的只是韵脚；想当一个谁也不会过问的散文家，你缺少的只是语法。宙斯本人把梦赐给了你，为的是让所有在你近旁的人的耳朵稍得清静！……你也安静地长眠吧，勇敢的骑兵大尉奥尔斯特列金：你一听到马刀和酒杯的声响，从不误点。你把自己束得那么紧，以致无法坐下，又绷得紧得站不起来！趁着‘三人列队向右转，起步走，再向右转！’的小号声还没有召唤你站到那可怕的队列中去，让你的身躯安息吧。让你的唇髭也安息吧，咱们这位不高明的佐米尼^①，他的军队逃散得象仙鹤一样快，他的碉堡爆炸得象装满了克瓦斯的瓶子！防御工事系统挽救不了你的作战

① 佐米尼（1779—1869），军事作家和理论家，生于瑞士，从一八一三年起在俄国服役。

线……你垮台了，垮得象路齐费尔^①或拿破仑一样厉害，你彻底垮了台！……甚至能教会自己的狗照着乐谱吠叫的低半音感的黑管吹奏家勃连钦斯基，你也长眠吧。你经常一口气就可以吹完《自由射手》^②中任何一幕；但现在一个星星^③的V·C·P·牌香槟酒的金属瓶盖就能把你搞得象一个破风笛一样分文不值。而你，玛祖卡舞曲的拜伦勋爵斯特列佩托夫，也安息吧，你在华尔兹舞中能用你那双从不知疲累的一双脚把贵妇们迷得晕头转向，要不是由于疲乏而心跳不已，没有一个贵妇人愿意离开你；你永远同音乐合不上拍——然而你永远对自己极为满意。好出风头的皮亚塔奇科夫，愿你的心安息吧！虽然你在睡梦中也想用鼾声压倒自己的同伴。好朋友苏·斯利·科夫，你也安息吧！干吗瞪着我，好象要评一个谁是谁非？最后，你们其余的人，对你们要说些什么简直太难了，就象要你们想出些点子那么难，愿你们都安于自己的成就，一直睡到欢乐的明晨，——祝你们睡得香也叫得醒！”

“阿门！”格列明笑着说。“要是这些老爷们都能听得见的话，那么为了酬劳你这一番演说，恐怕得花费不少子弹或砍坏好几把马刀。”

“那我就不拿他们当死人，也不致什么悼词了。不过

① 路齐费尔，基督教神话中的魔鬼，在文学作品中常常是反抗宗教专制的化身。

② 德国作曲家卡尔·韦伯的歌剧。

③ 一个星表示这种酒已陈贮十年。

话又说回来，谁要是不懂什么叫开玩笑，那我也随时准备用子弹来同他算帐。”

“得啦，得啦，我可爱的堂吉诃德；我们都是朋友。别忙着告别：我还要托你在彼得堡办一件比购买装饰品和化粧香膏还略微重要一些的事。要不了一刻钟，你听到的马上就是铃铛声而不是我这个朋友的声音了。”

他们走进另一个房间。

“听着，瓦列里安！”格列明对他说，“我想，你还记得那位金头发、黑眼睛的贵妇人吧？三年前，当咱俩还在近卫军中服役的时候，她曾在法国公使举行的舞会上把所有的年轻人都搞得神魂颠倒。”

“我能忘记打哪边上马也不能忘了她呀，”斯特列林斯基顿时满面放光地答道，“整整两夜我老是梦见她，而我为了对她表示敬意，把赌注押在梅花皇后^①这张牌上，赌输了一大笔钱，以往我可从来不在这张牌上下赌注的。然而正如一个高贵的骠骑兵常有的情况，在一周之内我的热情就烟消云散了，而从那时起……还是你说下去：你爱过她？”

“爱过，而且还在爱。我的丰功伟绩倒不是一场梦，比你的梦境要持久一些。她也以爱相酬，有人把我介绍到她丈夫家里作客……”

“这么说，她已经出嫁啦？”

① 梅花皇后象征黑眼睛的女人。

“遗憾得很，她嫁人了。双亲出自算计，把她同一具活尸，同一座号称是人并且有伯爵爵位的衰颓不堪的墓前雕像捆绑在一起。本当屈从于命运，而且依靠目光闪射出的点点火花和希望的云雾生活下去。但正当我们唉声叹气的时候，七十岁的丈夫咳个不停，——最后，医生们建议他到国外去，大概期望能用矿泉水从他的钱包里挤出更多的金子来。”

“矿泉水万岁！虽然桌上那份日历上的宝瓶星座^①老是让我情绪激昂，但光冲着这一件事，我也几乎打算马上同矿泉水言归于好了。恭喜，恭喜，亲爱的尼古拉^②；毫无疑问，你的事儿一定进行得美妙无比！……”

“收起你的祝贺吧。老头儿把她一起带走了。”

“一起带走了？哼，他可真是个吝啬的怪物！他拽着个年轻的老婆到矿泉去转悠，想往自己脸上贴金，其实还不如把她留在首都，弄几个金苹果来点缀自己的家谱树。这可真是太不会生活啦！”

“还不如说是自己执意找死。在他身体渐渐垮下来的时候，他以为换个地方可以使自己起死回生。分手时，我们简直痛不欲生，按通常的做法，我们交换了戒指，立下山盟海誓，发誓永不变心。到了第一个驿站，她一连给我写了两封信；到了第三夜，还写过一封；过了国境线，她

① 黄道十二宫之一，一月份太阳在宝瓶星座。

② 原文是法语。

托一个偶然碰到的熟人给我带了个好，但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来信，我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她的消息；真象是石沉大海！”

“莫非你连封信都没有给她写吗？谈情说爱而不在信上写些蠢话并在实际中做些蠢事，那就象换岗时没有吹号一样。不管是什么感情，都可以倾泻到信纸上。”

“可我就是讨厌写信。再说，我能把自己火烧火燎的信件往哪儿寄啊？风呀——这可不宜用来传递绵绵情意，而肉体的怠惰又不让我的柔情恣意奔放。后来，一些叫我操心的公事和私事使我没有空闲的时间去谈情说爱了。我向你承认，我差不多已经开始忘掉我那无比艳丽的阿丽娜。时间甚至可以治愈仇恨那样深重的创伤；它就不能熄灭爱情的磷火吗？但是昨天收到的一封信突然重新激起了我的热情和希望。列佩季洛夫在报道首都一连串新闻的同时告诉我，阿丽娜已从国外返回彼得堡——她可爱得象一颗情人的心，聪明得象一道智慧的光；说她象一颗明星，闪耀在时髦的交际场合，说贵妇们尽管要同她比个高低，但已经在模仿她那种手提包的奇妙式样，而男人们则已学会了美滋滋地柔声细语；一句话，从经营时髦服饰的商店底层到蹩脚诗人居住的灌风的阁楼，她使一切针线、舌头和鹅翎笔都动了起来。”

“这对你更为不利，亲爱的尼古拉！不忘旧情从来不是上层社会时髦女人固有的美德。”

“就是这话，我最亲爱的！团长的暂离使我不能擅离

职守；而当我整天蹲在这里不能出门的时候，她很可能对我变心。对我来说，怀疑比最坏的消息还要难受，比期票延期还要糟糕。听着，瓦列里安！我早就认识你，而且认识以来就喜欢你。说得简短一些：你去考验一下阿丽娜是否忠诚。你既年轻又富有，你既可爱又机灵——一句话，谁也不会比你更善于按着计划去输钱，同时用疯狂的热情来赢得对方的心。答应我——然后愿上帝保佑你。”

“收回自己的话，见你的鬼去吧！你考虑过没有，你这种不应有的好奇心会把一副绞索套到你的朋友和女友身上，使你有同时失去这两个人的危险？你是知道的，两尺来长的绸带和一副金耳环就足以使我钟情到不能自拔的地步，可你却委托我去试探一个美人，就好象她是罗得之妻所变的盐柱的残骸^①，而我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教授！”

“正是因为这一点，亲爱的瓦列里安，我要的正是你那炽热的火焰和强烈的感情，我并不要旁人那种冷静镇定。有三天时间，你就会对她失魂落魄，而再过三天，她或者开始对你神魂颠倒，或者由于自己的忠贞不渝而使你神志清醒。如果是前面一种情况的话，那我将同我的希望告别——不无遗憾，但也不致怒气冲天。反正也不是我一个人有过这种甜蜜的谬误，也不是我一个人受过骗，当上

① 所多玛是《圣经》故事中一座极为荒淫的城市。族长罗得和妻子离开这座注定要毁灭的城市时，罗得之妻违反上帝的禁令，回头看了城市一眼，就变成一根盐柱。

了可爱的傻瓜。但如果是后面一种情况的话——那么占有这样一颗恋人的心将感到更加甜美、更加踏实。毫无经验的初恋是迷人的，瓦列里安，但经受得起考验的爱情是无价的！”

“看来，世间一切蠢事都有聪明人去身体力行和尊崇备至。爱情是礼物而不是债务，谁考验爱情，这个人就不值得爱。为了上帝，尼古拉，别拿我的友情当作试金石吧！”

“看在咱俩友谊的份上，请你答应这个请求。如果阿丽娜挑选了你，那我将为你感到十分高兴，而为自己感到加倍高兴；但如果她坚贞不渝地眷恋着我，那我深信，你即使爱上了她，也决不会对朋友反目无情的。”

“这一点你还用怀疑吗？不过，你考虑一下……”

“我对一切都周密地、反复地考虑过了；我坚决要这么办，而你毫无疑问是可以办得到的。在这类事情上，你的朋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诺夫哥罗德人：直率而又执拗。行还是不行，斯特列林斯基？”

“行！这个词儿说起来干脆利落得很，但要我心甘情愿地吐出来却困难得如同只走到了半路而不得不花掉最后一个卢布一样。不过，我是这样来宽慰自己的，我想，会象经常碰到的那样，你和我都没赶上，因而找到的不是一朵花，而是一棵蒲公英。眼下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你是否确信她的丈夫已经到西方极乐世界^①去了？”

① 古希腊神话中认为这是人死后灵魂享乐的地方。

“完全不了解。列佩季洛夫关于这点只字未提。但是，即使阿连德特^①亲自保住了他的命，大自然的规律还是不容违抗的，他的沙漏^②中的最后一粒沙子很快就会漏下来的！”

“妙极了，妙极了，我的阿利纳斯卡尔^③！这简直是无与伦比的！我们想卖熊皮，就别同熊去商议。咱们这次试探已开始吸引我了，单就它的奇妙来说，也得干它一场。我完全听你的啦。”

“等一等，等一等，你这个轻浮的家伙！你还没有向我打听咱们这位女主角的姓名呢。她是阿丽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兹维兹季奇伯爵夫人。可记住了！”

“即使忘了，我大概也能按你讲述的情况，在到手的第一本杂志上或在第一家时装店里打听到她的。还有什么吩咐？”

“没什么啦，再就是代我向你的姑母大人和小妹妹致意。据说令妹已从修道院出来啦？”

“而且可爱得象一个天使，这是我的亲戚们写信告诉我的。”

两个朋友分手了。

① 阿连德特(1785—1859)，外科医生，从一八二九年起任御医。

② 沙漏是古代计时器，用漏沙的办法计算时间。

③ 阿利纳斯卡尔是俄国戏剧家赫麦利尼茨基的喜剧《空中楼阁》中一个退伍的海军准尉。

这时，客人们也分头乘车回家。顿时四周一片寂静，在热闹的节日之后，格列明更加感到孤身一人的郁郁寡欢。柏拉图^①要人们相信，人是长着两条腿而没有羽毛的动物；另一些生理学家则特别注意到人的特点是在兴致高的时候能够喝酒和谈情说爱；但一只拔光了毛的公鸡是不是就能变成一个人？或者人插上了羽毛就不复成其为人了？当然不是。在我们这个乌烟瘴气的时代，我倒想给人下一个大大有别于动物的定义，我说人是“抽烟的动物，会冒烟的动物^②”。事实也确实如此，今天有哪一个人不抽烟？从好望角到绝望湾，从中国长城到巴黎新桥，还有从我的角落到楚克奇海角，哪个地方的烟草买卖不是生意兴隆？我妄自下断语，倒并不想说明我象桑丘·潘沙^③热中于谚语似地热中于哲学。笛卡儿^④说，“我思，故我在”。我说，“我在抽烟，故我在思索”。格列明就是一面抽着烟，一面在思索。他的思想不由自主地在人类的一道难题——婚姻问题上打起转转来了。有那么一个岁数，人一到了那个时候，内心就充满一种厌倦情绪。觉得向女人献殷勤毫无意思；四海为家、漂泊无定的生活实在难忍；酒

① 柏拉图（前 427—前 347），古希腊哲学家和思想家，苏格拉底的学生。

② 原文是英语。

③ 堂吉珂德的侍从。

④ 笛卡尔（1596—1650），法国杰出的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和生理学家。